



阿克薩柯夫著

學生時代

代 時 生 學

阿克薩柯夫著

湯 眞 譯

新 譯 文 叢 刊

新譯文叢刊

書號 249

學生時代

定價 7,500

著 者 [俄] 阿克薩柯夫

譯 者 湯 眞

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(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)

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

(上海大沽路 363 弄 32 號)

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: 762×1087 1/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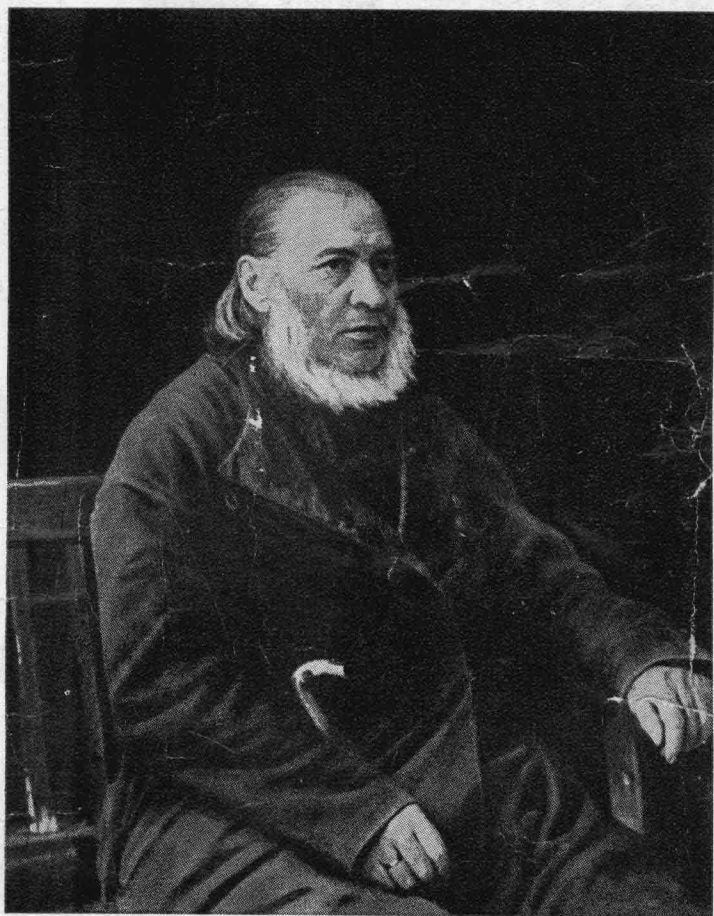
印張: 8 6/25

字數: 151,000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1—16000



阿克薩柯夫像

原書名 A Russian Schoolboy
原著者 [俄] Serge Aksakoff
英譯者 J. D. Duff
原出版者 Humphrey Milford, Oxford
University Press, 1924.

本書據牛津版英譯本 A Russian Schoolboy
(1924), 參考莫斯科版“選集”(1949)原文譯出。

內 容 提 要

阿克薩柯夫是用現實主義筆法反映宗法地主的日常生活,描寫鄉村生活和大自然的巨匠。他的『學生時代』被認為俄羅斯文學中描寫童年的出色的藝術作品。這本書寫的是作者的中學和大學時代的生活,在這些家庭到學校、鄉村到城市的忠實而動人的記述裏,我們不僅親切的看到了一個孩子的歡樂的童年,同時我們也看到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生活的面貌;作者在這裏描繪了許多真實的人,顯示出了十九世紀初期的一部分社會情況。

目次

第一章 第一個學期·····	三
第二章 在鄉下的一年·····	六三
第三章 回到學校·····	九〇
第四章 大學生活·····	一五一
譯者後記·····	一九四

學
生
時
代

卷之四

第一章 第一個學期

一七九九年的仲冬，我們到省會喀山去旅行。當時我八歲。天氣非常冷；我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，才找到了預先定好的寓所。這是阿列斯托夫太太，一個官吏的妻子的一幢小屋中的兩個房間；房子在市內地段很好的格魯吉亞街上。我們乘着自己的三匹馬並肩拖着的鋪着草蓆的普通雪橇，到達時已經近黃昏了；我們的廚子和一個女僕比我們先到喀山。最後的一站路很長，我們爲找尋我們的寓所，在城裏又兜了好幾個鐘頭，再由於我們這幾個鄉下僕人呆笨，耽擱了不少工夫——我記得我是凍得冷入骨髓了，我們的寓所又冷，連茶都無法使我暖和過來；當我爬上床時，我像害熱病一樣地打起顫來了。我還記得，我那位非常寵愛我的母親也打顫了，她倒不是因爲冷，而是怕她的小寶貝、她的小塞廖沙^①傷風。她把我緊緊抱在胸口，在我們的被上蓋了一件狐皮裏子的緞子斗篷，那是母親的粧奩的一部分。最後我暖和起來就睡着了；第二天早晨醒來時，我已經完全好了，我那擔心着的母親說不出的高興。我的妹妹和弟弟，當時留給了我父親的姑母照管，住在西姆別爾斯克省楚拉蘇伏的她的家裏。我們將承繼她的財產，這是意料得到的事；但是當時她可一個錢也不給我父親，因此他和他家裏人常常感到手頭很拮据；她甚至於連一個盧布都不肯借給他。我父母當時既

然是那麼窮，但是卻又跑到喀山來，我真不懂他們爲什麼這麼幹；反正我知道這總不是爲了我就是了，不過這次遠行卻影響了我的整個未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醒過來的時候，完全給街上人們的行動吸引住了；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種情況，印象之深，使得我一個勁地俯在窗上不肯走開。跟我們一起來的女僕巴拉霞，對我提出的一些問題的回答，不能使我滿意，因爲她跟我一樣，只知道一點兒；因此我就想法拉住了這寓所中的一個女僕，一連幾個鐘頭地拿種種問題盤問她，其中有一些問題她也答不上來。我父親和母親到大教堂裏去做禱告，而且還有些事上別的地方去了；他們不肯帶我去，怕主顯節①季節裏的嚴寒會叫我凍壞了。他們在家裏吃了飯，黃昏時又乘馬車出去。我一天給這些新事物搞得很疲倦，因此就在自個兒瞎扯着，和聽着巴拉霞談西談的時候，比平常早一點睡着了。我剛睡着，就讓那個巴拉霞用一隻輕柔而小心的手把我推醒了；她說，有一輛雪橇來接我，我必須立刻爬起來，去赴一個宴會，在那兒我將會看到我的父親和母親。我穿上了我最好的衣服，洗了臉，梳了頭髮；接着我就給穿上外套，放進了那輛雪橇，仍舊由巴拉霞伴着我一起去。我素來就怕羞；現在再從孩子的甜睡中被弄醒過來，又給這樣一件從未聽見過的事嚇了一嚇；因此，當我們坐車穿過寂無一人的城中街道時，我心裏就害怕起來，同時有一種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的預感似的。最後我們到達了那幢房子。巴拉霞在門廳裏取下我的外套，又把一路上她對我說了幾次的壯我膽子的話，低聲地重複了一遍，然後領我朝客

廳走去，在那裏一個僕人打開門，我走了進去。

輝煌的燈光和喧噪的聲音，嚇得我在門邊木然站住了。我父親第一個看見了我；他喊着說：『哦，新兵來了！』——這句話使我更加吃驚。『你的前額！』——有人用極其宏亮的聲音喊道，接着一個魁梧的男人從一張扶手椅上站起來，向我走了過來。我明白這句話的意義^①，害怕得本能地轉過身來就逃，一直到在座的人大聲地哄笑起來，我才停了下來。我母親卻不覺得這個玩笑有趣；她的仁慈的心給她孩子的害怕攪得很不安，她跑到我這邊，把我抱了起來，用她的話和撫愛來給我壯膽。我掉了幾顆眼淚，不過不一會兒就漸漸平靜下來了。

現在我得說明一下我到了什麼地方。這是我們家的一個老朋友、馬克辛·克尼雅席維奇的房子，他以前在烏發住過幾年，是我父親在法院裏的同事，後來他和妻子搬到了喀山，這時候還是在喀山擔任着和以前一樣的工作。他在年紀很輕的時候，就離開了他的家鄉塞爾維亞，接着就在俄羅斯近衛騎兵隊裏得了一個職務；後來他以一種合法的資格給派到了烏發。他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南部的斯拉夫人，由於誠摯和好客而出名。他個子很高，相貌很粗，他的外表第一眼看上去是有些人討厭的；不過，心地卻是挺好的。他的妻子，伊麗莎白，是俄國一個貴族的女兒。他們在喀山的房子顯得很突出，因為門上刻有這樣一句話：『善良的人們，歡迎你。』——這是斯拉夫人慇懃好客的

① 那時候，新兵在入伍時，經過醫生檢查後，他們的額髮立刻給剃去。——作者註

這裏是句雙關語，當時學生入學也要剪去頭髮，參看下面第十七頁。——譯者註

一個很好的說明。他們住在烏發的時候，我們是經常見面的，我妹妹和我常跟他們兩個大兒子特米德和亞歷山大一起玩耍。這兩個孩子這時都在這屋裏，不過我沒有一下子就認出他們；可是在我母親跟我說了，提醒了我以後，我立刻喊了起來：『哦，媽，真是那兩個教我怎麼樣用頭顱去敲碎硬胡桃的孩子！』在座的人聽了我這叫喊，都大笑起來。我的羞怯漸漸消失了，我很高興地重新和我以前的兩位遊伴相見了。他們都穿着領子鮮紅的綠制服，據說他們在喀山語法學校裏讀書。一個鐘頭以後，他們乘車回學校去了；那天是星期天，兩個孩子從校中回來，是來和他們的雙親一起過一天，一直到晚上八點鐘才回學校。

我一會兒就疲倦了；一面聽着我父母和我們的主人們談天，一面漸漸睡着了，正在這當兒，有幾句話突然鑽進了我的耳朵，使我大吃一驚，把我的睡意全趕掉了。『是的，我的好朋友，阿歷克賽·斯捷巴尼奇和蘇菲亞·尼柯拉耶芙娜，——克尼雅席維奇先生的響亮而肯定的聲音在說——『請接受我的友善的忠告，把塞廖沙送到這裏的語法學校裏去吧。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我看得出，他是他母親的寶貝兒；她將要把他寵得變成一個老太婆了。是這孩子去學習點東西的時候了；在烏發，公立學校裏的馬特維依·華西里奇可算是唯一的教師，而他也不是了不起的人物；現在你們要住到鄉下去了，那你就連馬特維依這樣的教師也找不到啦。』我父親說，他完全同意這個意見；但是我母親一想到要和她的寶貝兒分離，她的臉色立刻發白，她非常激動地回答說，我年紀還小，身體又不好（這倒多少是真的），而且是這樣的離不開她，使得她無法一下子就對這樣一個變化下定決心。

至於我呢，坐在那兒，與其說還有知覺，不如說已經死了，他們後來說的一些話，我既沒聽清楚，也不了解。在十點鐘時，晚餐擺好了，但是母親也好，我也好，兩個人都一口也吃不下。最後，接我來的那輛雪橇把我們帶回了寓所。在睡覺的時候，我像平常一樣摟着我母親，緊緊的抱住她，我們倆開始大聲地抽咽起來。我的聲音哽住了，我只能說：『媽，別送我到學校裏去呵！』她也抽咽着，很長一段時間，弄得我的父親無法入睡。最後她下了決心：不管怎麼樣，都不能叫她跟我分離。到快天亮的時候，我們睡着了。

我們沒有在喀山久留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我的父親和克尼雅席維奇一家人會繼續勸過我母親，把我作爲一個官費生送到那個城裏的學校中去。他們堅持着對她說，眼前正好有個空額，以後可能不會有了。但是什麼都不能使她讓步，她斬釘截鐵地說，她至少得有一年時間來鼓起這個勇氣，使她自個兒和我對這一個想法都習慣了才行。這一切他們都瞞着我，而我呢，卻相信我決不會做這樣一個可怕的災難的犧牲品的。

我們駕着我們自己的馬匹，開始了長途旅行。我們先到西姆別爾斯克省，去接我的弟弟和妹妹，然後渡過伏爾加河，來到了我的妹妹安奴施卡就着的新阿克薩柯伏。在那時候，你在烏發省順着鄉村道路走上十幾俄里，見不到一個村莊；那樣一趟冬季旅程，在我現在看來，都似乎是那麼的可怕，就是光回想一下，也是痛苦的。所謂鄉村道路，不過只是在積雪上，由很少的幾輛往來的雪橇留下的一條車印而已；只要一起風，一陣新雪就會把它完全遮沒。在這樣的一條路上，馬匹就只得

排成單行地走，而旅客呢，就只好一連七個鐘頭、一刻也不休息地徐徐前進，驛站一站路可能有三十俄里長，或者還要長點；而每一俄里的長短又沒有一定的標準。因此，就只好在半夜裏出發，把孩子們從睡夢中喚醒，給他們穿上皮衣，然後把他們塞進那些雪橇。雪橇的滑木在乾雪上發出的嘎吱嘎吱的響聲，對我的神經是一種繼續不斷的折磨，在開頭的二十四小時內，我一直給搞得噁心得難受。之後，爲了吃東西和過夜，就在那些滿屋子炊煙、擠滿了小牛小羊和一窩窩小豬的茅屋裏停下來，那種骯髒、那些氣味——天保佑任何人連做夢都別做到這一切吧！我還沒有說到那一陣陣大風雪呢，它們有時候迫得我們在一些無名的小村莊上停留下來，等上四十八小時，一直等到狂風平靜下去爲止。光回想一下這種情形就已經是够你受的了。不過，最後我們終於到達了我的親愛的阿克薩柯伏，這一切也就都置之腦後了。

我又開始了和我母親在一起的快樂的幸福生活，又幹了我以前幹的種種事情。我向她朗誦我的心愛的書本——有益身心的兒童讀本，也唸詩的靈感或文學的欣賞——真的，不僅第一次讀的時候，每一次讀，我都感到一種新的滿足。我朗誦蘇馬洛柯夫①的悲劇中的詞句，其中我特別心愛的是送信人的幾段，爲了這個緣故，我特地在腰上繫了一條很闊的皮帶，在皮帶上插了一根撐窗子的木棒，代替寶劍。我跟我的妹妹（從她嬰孩時起我就很歡喜她了）和弟弟玩耍，跟他們一起躺在地

① 蘇馬洛柯夫 (Сумароков А. П. 1718—1777)：俄國著名戲劇家和文藝批評家，十八世紀上半期古典主義的

板上。地板上鋪着雪白的雙層厚的卡爾梅茨克的草蓆，因為這樣可以暖和些。我又開始教我的妹妹唸書；但是開始時，她進步很慢，而且不想唸，我當然不知道如何來進行我的工作，雖然我對這件事是非常之熱心。我還記得很清楚，我當時發覺到我完全不可能對我這位六歲的學生說明白，如何拼出一個字來。我在絕望中放棄教她了，坐在屋角裏的一張凳子上哭了起來；我母親問我為什麼哭，我回答說：『妹妹什麼也不懂。』跟以前一樣，我把我的貓帶到床上跟我同睡；牠是這樣的依戀着我，隨便走到哪裏，都像一隻狗一樣地緊跟着我；我誘捕了一些小鳥，或者用捕機把牠們捉了來，然後把牠們關在一間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寬敞的雞舍的小房子裏。我很喜歡我那些有雙重羽毛、連腿上都長着羽毛的鴿子。我不在的當兒，牠們總給留在僕人^①屋子裏的火爐下面，讓爐火烘得暖暖的。我留心地看着獵人捕鴿子、鴿子，或者在冬季住所裏餵老鷹。有了這一切樂事，日子是再也不會嫌長的！

冬天就這樣過去了，接着春天又來到了，葉子綠了，花也開了，帶來了許多新的和生氣勃勃的歡樂的景象——清澈的河水，磨坊和磨坊的水閘，白嘴鴉建窠的叢林，還有那個四面圍繞着布高魯斯蘭的新舊水道、種着遮陰的苦提樹和樺樹的小島。我一天要跑到這個島上去好幾次，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；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，好像給符咒鎮住了似的，我的心劇烈地跳動着，呼吸也不均勻了。不過那兒最吸引我的還是釣魚，在我的跟班艾夫列馬·艾弗謝依奇的看管之下，我專心一意

地釣着魚。魚在布高魯斯蘭的又清又深的水中成羣地游着。這些水流正好流過祖父生前爲了使他的兒媳婦有一個自己住的地方，在老屋旁邊造下的那間房子的窗下。就在窗下面，有一棵枝葉茂盛的樺樹，斜俯在水面上，一根很粗的彎曲的樹枝，和樹幹連起來變成了一張扶手椅的形狀，我很歡喜和我的妹妹兩人坐在這上面。但是，年深月久，河流已經把這棵樹的根沖洗得露出來了，因此它就未老先衰，往一邊傾倒下去；不過，它還活着，仍舊在長出枝葉來。它旁邊有一棵小樹，那是後來的一個主人種的。

呵，那個不可思議的世界，人們生活中的童話——許多成年人都以粗暴而輕率的態度對待了它，以嘲笑或少年老成的教言糟蹋了它——現在到哪裏去了？幸福的童年，是人生的黃金時代，它的回憶，可以使老人的心坎感到歡樂，也可以感到痛苦。有過幸福的童年，而且能在後來回想起它的人是幸福的！許多人對那段時期都忽略了，或者沒有享受到什麼就過去了；在他的成年時期所留存下來的也只是對人的冷漠，或者甚至對人的殘酷的回憶。

我在一個孩子的幸福的陶醉中，無憂無慮地度過了那一個夏天。可是等到秋天一來，我在屋裏坐着的時候比較多了，我看着我母親和聽她講話的時候也更多了，我很快就注意到她有了一種變化。她那雙美麗的眼睛，有時候帶着一種暗地裏在擔憂的特殊表情，盯着我瞧；我甚至還看到了眼淚；雖然她小心地遮掩着不讓我看見；我又難過又不安，於是我情意深切的纏着她，拿種種問題盤問她。起初，她對我保證說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只是件毫不重要的事；但是不久，在我們的談話

中，我開始聽到她嘆息着說我沒有一個適當的教師，還說受教育對一個男孩子是必不可少的事。她說她寧願死，也不願意看到她的孩子們長大了成爲無知無識的人；一個男人必須爲國家服務，不受教育，他就不適合幹那種事。當我了解了這些話的意義時，我的心下沉了，我明白我擔心着的災難並沒有過去，而且已經臨近了，進喀山那個學校是不可避免的。我的母親證實了我的推測：她說她已經下定了決心，我知道她是不輕易改變她的決心的。有好幾天，我只是一味地哭着，不管她說的什麼，我都不聽，還假裝不懂。最後她的眼淚，她的哄騙，還有她的理智的言論，最仁慈的愛撫，和她想看到我長大成爲一個有學問的人的那種熱切的願望——這一切使我明白了，雖然我是那麼年青，我卻帶着一顆沉痛的心，對那等待着我的命運低頭了。我那鄉間的一切娛樂，它們突然的失去了魅力：我感到它們已全引不起我的興趣；一切東西在我看來似乎都是奇怪而討厭，只有對我母親的愛，卻大大地增加了，增加得她簡直害怕了起來。

現在我開始準備我的學校課程了。照我的年齡來說，我讀書讀得很好，但是字卻寫得很幼稚。算術方面，父親很早就把他所知道的初步的算術四則試着教過我了；但是我這個學生實在太愚笨、太懶惰了，因此他當時也就放棄了沒再教下去。現在可完全不同了：在兩個月內，我學會了四則，雖然算術的其餘的部分我已經完全忘記，但是四則我還記得。在出發上喀山去之前的這段時間，我都在和我父親一起溫習舊功課上面。在臨帖書寫上，我也變得很熟練。所有這一切功課，我都是在母親的眼前做的，而且完全是爲她一個人做的。她說過：要是我不能够光榮地通過入學考試（在這